

手稿學，台灣學的新視野

文／林佩蓉 研究典藏組 攝影／潘佳君

手稿之研究不只是版本的探勘而已，我們也不能簡單視之為文學研究的預備作業；它更重要的是創作行為的研究，在筆畫線條間看作家伏案之際的吐納英華，在字句更動中看作家的修辭能力、情思躍動與乎人文關懷，進一步比對其後版本，當可發現詩文小說等文學作品的完成，自有其幽深複雜之處。

2010年9月24日至25日，國立台灣文學館（以下簡稱「台文館」）與中央大學共同舉辦了「手稿，文本與數位文獻」國際學術研討會，這場會議的重點，主在透過亞洲、美洲及歐洲研究學者，將其對於文學或藝術文本，與作者最原始的創作媒材，作一關聯性的研究探討，嘗試將公領域的作品，與私領域的創作，之間的差距或隱涵意義的可能，作一梳理。

就台文館而言，徵集、典藏作家手稿，是責無旁貸，同時是重要基礎工作，惟倘若將典藏與研究二領域並置而觀，台文館目前則是以前者為積極之重點發展，之於手稿學的研究，則逐漸藉由相關研究者的刺激、連結，開始在文本與原創、再版與重謄、紙本與數位之原本不同層次中，思考連結，也開闢出新的研究領域。

誠如這一次主籌此次會議的中央大學易鵬教授所言：這會議的起初動念，是累積了幾年關聯性研究成果而產生的，當下之契機在於希望能夠在此時刻面對過去所聚積之成就，重新檢視各自傳統歷史與既定關懷，以便得以投射出通往未來之路徑圖。也就是希望以文本為中心與出發點，重回（回憶）過去傳統，學術傳統與文本之過去，手稿與文本未成之前、之旁的材料，以便在一覆誦反思過程（重覆），自身與相互理解，並

希望最後，透過對話（歷程），能夠初步擘畫出回應未來挑戰的路徑圖。

此次會議經由台灣、中國大陸、德國、美國、法國、荷蘭、奧地利的學者，分別為王文興教授、陳傳興教授、盛鎧教授、Prof. Sandrine Marchand、Pierre-Marc De Biasi、Prof. Henk Wals、Dr. Walter Fanta、Prof. Raoul David Findeisen等人，就其參與、研究創作作品手稿經驗，提出研究觀察與心得，在華文文本中以張愛玲、侯俊明、王文興等人的創作手稿、書信為例。其中作家王文興教授，則參與了全程會議，並於會議末的座談中，以《家變》文本為例，分享精緻研讀與思考的範例。此外，在來自不同領域、專長及歷史背景、地理脈絡的學者分別藉由現代手稿研究之方法學，與現代手稿研究相關連之文本觀念與來自於不同手稿研究（如法國、德國、台灣與中國大陸）傳統的反省與相互借鏡，旁支研究手稿成果之出版與編訂所謂「定本」之必要性以及如何編訂之問題；手稿與文本所形成之連續體與知識體系是否有可分割的關係，以及如何運用數位科技之資料體系，來具體化前者之關連或差異。

此次會議中另由台文館及台大圖書館，就典藏工作及相涉的知識系統、資源，提出現有的成果，



「手稿，文本與數位文獻」國際學術研討會座談場景。

重點在於呈現文學資產在現今的台灣，已積累了可觀的成果，然如何永續經營，政府與學術機關的互相支援與合作，是會議後持續進行研討的議題。

針對當今手稿及手稿學發展的現況，台文館李瑞騰館長以他長期參與文學工作，提出幾個看法，這也是台文館主辦此次會議之本衷：手稿是作家書寫行為的具體產物，不只是文字文本，還有承載文字的紙張，紙本上同時存有作家書寫及改動的迹象；有人戲稱寫作是爬格子，那麼手稿是作家以其肉身及靈魂爬行過的一方方土地。作為一種物質性的存在，它的原件單一，不易尋覓，且難以留存和傳播，故有影印或照像出版，甚至今之數位典藏，藉複製而流通。手稿可視為一次版本，在電腦書寫尚未發生以前，當作家意念萌生，援筆而書，情感與思想即在筆尖流動，大約會有從紛繁混雜到秩序井然的過程，展現在紙面上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景觀，有緣之人才能看到。然而，手稿之研究不只是

版本的探勘而已，我們也不能簡單視之為文學研究的預備作業；它更重要的是創作行為的研究，在筆畫線條間看作家伏案之際的吐納英華，在字句更動中看作家的修辭能力、情思躍動與乎人文關懷，進一步比對其先後版本，當可發現詩文小說等文學作品的完成，自有其幽深複雜之處。近一二十年來，因電腦普及，拿筆在紙上寫作的人愈來愈少，手稿當然逐漸稀少了，因之而喚起人們對手稿的重視，手稿之學乃應運而興。國立台灣文學館成立於跨世紀之後，把手稿的徵集典藏當作一件要務是可以理解的，兼營此者還有一些圖書館和地方文物館，看來有必要彙編聯合目錄。

在結束此次會議的傍晚，更多的研究可能與國際學術交流的可能，正要向前開展，而台灣文學，當然也在其中。✎